

禮記集說

十六

蘇子瞻
知不足齋
印
PDG

禮記集說卷十四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明堂位第十四之二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嚴陵方氏云社與省春秋皆有之春社以祈爲主秋
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此於社
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
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
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也省非
祭名而與祭并言之者以此 講義云此不言春祠
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春祭朝常

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都昌陳氏云舊讀省爲獮者非 臨川吳氏云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君卷冕以下爲夏祔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卷冕后之副禕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於太廟也蓋祔與烝嘗祭名雖與諸侯同而用天子祭禮則與諸侯異 烏程韓氏云此是魯之時祭末一句總承郊禘時祭

愚按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祔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此當云春祔夏禘秋嘗冬烝而云夏祔者脫誤耳況上文明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矣則夏當云禘不當云祫也
春祫夏禘四字經文必有脫誤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
於朝天子之政也

註云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
警眾 疏云此明魯門及廟制并振鐸如天子然不
必事事皆同也 盱江李氏云鄭以爲魯行天子之
禮魯之太廟旣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若
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
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
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

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云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皐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禮宰夫執木鐸以令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以此君復於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旣葬而經不入庫門君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內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

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臯門二然
後曰雉門 清江劉氏云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
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
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
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迺立臯門迺立應門書
曰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
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
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
鼓於北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

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
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
是謂路門此諸侯正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
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臯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
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外治朝在應門
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師氏掌焉
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臯
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
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
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以其所近也庫
者府庫所在雉者治朝所在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

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者是也嚴陵方氏云自外而入則臯門近庫門故庫門比臯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臯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內故自內出言之且庫雉天子之所獨臯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爲制又以降於天子也長樂陳氏云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爲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爲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爲主故所用多在於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

鐸是也有以木爲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爲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爲主故所用多在於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也是皆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疏云此魯大廟之飾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刮磨也達通也反坫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高也屏樹也此皆天子廟飾 山陰陸氏云

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刮楹其一隅也大廟
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達明也出尊使
尊見焉尊爵之所從也坵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
長樂陳氏云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
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
之意於屏曰疏通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
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嚴陵方氏云反坵
者爵坵也崇坵者圭坵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
反坵所以覆爵也故爵坵謂之反崇坵所以薦圭也
故圭坵謂之崇出尊者爵坵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
爲入在外爲出故在尊外則曰出康圭者圭以坵而

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曰康 廬陵馬氏云
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畧耳

愚按山節藻梲解見禮器凡物措置得所曰康
圭重物也故措置之宜以康爲主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

疏云此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 山陰陸氏云詩
曰鸞聲鏘鏘又曰鉤膺鏤錫則車皆有鸞馬皆有鉤
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新安王
氏云路卽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
始鉤車大路木路也殷人以此爲重故謂之殷路周

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天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爲玉路非也 慶源輔氏云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爲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疏云此明魯有四代旂旂大白謂白色旂大赤謂赤色旂 長樂陳氏云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所以謂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乎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

周之旂以之

愚按鄭註因下文有有虞氏之綬故以虞旂夏綬爲誤而兩易之又讀綬爲綬謂如冠黹之黹注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恐非是說文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綬車中靶也此所謂綬蓋亦旂旗之屬歟其制未聞旂卽所謂交龍爲旂是也綬卽所謂綬旌是也夏之綬不著何色檀弓夏后氏尙黑殷人尙白周人尙赤殷周旣用尙色則夏之綬亦用黑歟鄭據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而以綬爲大麾容或然也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綬諸

侯殺則下小綏則建大綏以田亦有所據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疏云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尙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間也殷尙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尙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尙也蕃赤也周尙赤用黃近赤也嚴陵方氏云馬以毛色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平湖陸氏云車旂牲馬之類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謂隨其禮存者而用之無別義也最明

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

註云騂剛赤色疏云此明三代牲色不同剛壯也

駢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 嚴陵方氏云
牡言其質剛言其性書言湯用玄牡釋者以爲未變
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蓋陽貴陰賤
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

疏云此明魯用四代尊 嚴陵方氏云泰司尊彝謂
太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也山罍卽山尊
禮器亦謂之罍尊焉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
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
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爲質有飾爲文周尙文故其尊

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疏云此明魯有三代爵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玉飾之殷畫爲禾稼斚稼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云考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棬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棬則棬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棬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棬爵象雀而斚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璫斚則三者之飾可

知矣詩曰洗爵奠斚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
斚之卒爵而飲之琖斚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
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斚及尸君非
禮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
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疏云此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
尊爲法故稱彝雞彝刻雞形於彝也龍勺勺爲龍頭
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頭爲蒲草令其末漸
開也 納蘭氏云注以龍勺爲龍頭無疑矣以蒲勺
爲鳧頭恐未必然陸氏又以疏勺爲雉頭不知何據